

# 從澳門到北京宮廷

## 清前期西醫入華與京澳關係

董少新\*

澳門是中國最早接觸和流行西洋醫學的地方，也是西洋醫學傳入中國的一個重要橋樑。為了滿足中國皇帝對西醫西藥的需求，澳門耶穌會、議事會以及其他西洋人曾多次向北京派送西洋醫生，並長期向宮廷供應西洋藥物，以此向中國朝廷表示順從，並謀求皇帝對在澳西洋人的好感，以保障西洋人在澳的商業和宗教地位。本文考查了首位西洋醫生進宮行醫的過程，考證了第一位學習西醫的中國御醫與澳門的關係，還考查了澳門向宮廷輸送西藥的情況，試圖揭示西醫入華在京澳關係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葡萄牙人得以長期在澳門居住和貿易，是得到了中國朝廷的准許。一旦朝廷對葡人的表現不滿意，便隨時有可能將他們驅逐出中國。中國政府威脅驅逐葡人或者關閉關口以終止貿易、切斷供給的事件，在澳門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所以澳門葡萄牙政府需要想盡一切辦法與中國朝廷搞好關係，取悅朝廷，這樣才能確保其居住澳門的權益。澳門葡萄牙人政府取悅朝廷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晚明時曾多次派遣葡兵攜帶軍火北上，協助明朝政府抗擊韃靼人的入侵；入清以後，葡萄牙人獲得恩准，得以在澳門繼續居住，而且在遷海期間也得以豁免內遷，為了答謝清政府的這些恩典，澳門葡萄牙政府多次派遣使節，前往北京宮廷，獻以厚禮，表示順從和效忠。由於自身或者皇室成員的健康原因，康熙皇帝曾多次命廣東地方官員向澳門尋醫問藥，而澳門議事會及教會也樂於配合，數次向朝廷推薦西洋醫生，並進貢藥物。這樣，在澳門與中國宮廷之間，形成了一條西醫入華的線路，敘寫了一段中西醫學文化交流的特殊史話。

### 首位宮廷西洋醫生盧依道

至康熙朝中期，滿清政府統治中原的合法性已經確立，漢人的反清復明活動、三藩之亂以及各種邊疆叛亂等，都已被鎮壓平復。這時，清朝的統治政策開始由武力征服逐漸向和平治理轉變。在這樣的背景下，康熙皇帝開始重視醫學，冀望醫學給他本人、皇室成員以及所有國民帶來健康和長壽。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皇帝諭太醫院官曰：

朕研究經史之餘，披閱諸子百家，至黃帝素問內經諸篇，觀其意蘊，實有惻隱之心，民生疾苦，無不洞矚。其後歷代醫家雖多著述，各執意見，若難經及痘疹諸書，未能精思極論，文義亦未貫通，朕甚惜之。當茲海宇昇平，正宜懷保吾民，躋春臺而登壽域。爾等可取醫林載籍，酌古准今，博采群言，折衷定論，勒成一書，以垂永久，副朕軫恤元元至意。<sup>(1)</sup>

\*董少新（1975-），遼寧寬甸人，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後。本文為作者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第13屆（2005-2006年度）學術研究獎學金所提交的研究論文之一。

康熙一邊命太醫整理傳統醫學，另一方面，則向當時在宮中服務的西洋傳教士瞭解西方醫藥學知識，康熙認為既然歐洲的數學如此精準，那麼其醫學也應該是很先進的，因此若能向宮中引進一些西洋醫生，將對中國醫學的發展有好處。

這一年夏秋之際，康熙所鍾愛的皇四子胤禛（即後來的雍正皇帝）和他敬愛的太皇太后先後患病。這讓康熙十分焦急，當時在行宮中的皇上“星夜回鑾”，並“親視進藥”。<sup>(2)</sup> 儘管經過御醫診治，四皇子和太皇太后最終得以痊癒，但康熙仍趁此機會，向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神父詢問，在華西洋傳教士是否有懂醫學者。據《熙朝定案》載：

康熙二十四年（1685）二月十二日，上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今南懷仁已有年紀，聞香山澳尚有同南懷仁一樣熟練曆法等事才能及年少者。爾等會同禮部問南懷仁，是何姓名，舉出具奏；又有善精醫業者，一併具奏。至十三日，大學士勒、明同禮部尚書杭，持十二日上諭與南懷仁看，隨詢問見在香山澳、熟練曆法及善精醫業者有幾人，並係何姓名。南懷仁答云：熟練曆法者，僅有一位，姓名安多；若善精醫業者，不知尚有人在否。<sup>(3)</sup>

經驗豐富的南懷仁神父敏銳地感覺到，向中國宮廷派遣一位醫生將對傳教事業大有裨益。於是，他於1685年8月1日致信羅馬耶穌會總會長查理·德·諾瓦耶（Charles de Noyelle），傳達了中國皇帝想招請一位歐洲醫生的資訊，呼籲儘快派遣傳教士醫生來華，並希望寄一些新出的醫學著作；南懷仁在信中深入分析了這一舉措對中華傳教事業的重要性，並將“醫學傳教”與“數學傳教”進行了對比，認為派遣傳教士醫生來華、開展醫學傳教是唯一能夠促進天主教在華事業並鞏固其根基的方法。<sup>(4)</sup> 這是醫學傳教首次受到這樣的重視，預示着西學東漸的中心內容即將發生轉變，即由天文學轉向醫學。事實上，康熙朝後三十年，不斷有西洋醫生來華，形

成了一個西醫來華的高潮，其給天主教在華傳播帶來的益處或已超過天文學和數學。而此後澳門除了繼續向宮廷輸送天文學傳教士外，開始向宮廷選派西洋醫生。南懷仁神父還“身先士卒”，為皇帝介紹西方藥物，保存至今的有〈吸毒石原由用法〉一文，以向康熙介紹小西洋著名藥物吸毒石的來源、藥性及用途<sup>(5)</sup>，從而揭開了康熙朝西醫入華的序幕。

同時我們注意到，當時在廣州和澳門的確有西洋醫生行醫，例如方濟各會艾腦爵（Blasius García, 1635-1699）修士，南懷仁神父對此不會不知道，但他並沒有向康熙皇帝推薦艾腦爵修士，這主要是因為耶穌會與方濟各會之間是一種矛盾和競爭的關係。南懷仁給耶穌會總長的信中希望能夠儘快派遣傳教士醫生來華，並說：“如果我會不儘快滿足皇帝的這個願望，同樣傳教於此的其他修會，如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奧斯定會，以及一些新的教士和法國教區神父們，將得到這個良機，並將由此涉足於宮廷之中。如果他們進入宮廷，將對我們造成很多障礙和困難，因為來自於不同組織的人們，永遠不會服從於同一總會長的領導。”<sup>(6)</sup>

但是對於南懷仁的呼籲，歐洲方面並沒有作出積極的回應。1686年，康熙皇帝派遣意大利耶穌會士閔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 1638-1712）神父帶信前往莫斯科，以協調中俄兩國之間存在的分歧，閔明我神父此行另外一個目的，就是為皇帝尋找一名西洋醫生，並將其帶到北京。<sup>(7)</sup> 受耶穌會日本教省會長之命返回歐洲的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曆山（Alessandro Cicero, 1636-1703）神父這時也在羅馬。一位羅馬青年前來投奔羅曆山神父，希望後者能夠帶他前往日本傳教，那是他從小的願望。這位青年名叫依茲道魯·盧西（Isidoro Lucci），來華後取漢名盧依道。他曾在十年前，即1678年學習過醫學，但是由於後來專心於神學學習而放棄了醫學的學習，沒有獲得醫學學位。羅曆山神父並沒有馬上答應他的請求，而是請示了來自葡萄牙的助理主教；後者認為，既然這位青年曾經學習過醫學，倒是可以推薦給閔明我神父。這樣的安排與盧依道從小的願望不一致，但他還是接受了這一安排。盧依

道於1689年在羅馬獲得了哲學、神學和醫學博士學位，9月7日加入耶穌會。1690年2月，盧依道從里斯本乘船東邁，於11月2日抵達果阿。閔明我囑咐盧依道要在果阿耶穌會醫院實習，但是很可能由於盧依道仍想前往日本，所以並沒有到醫院中實習。1691年7月15日到達澳門。他成為第一位以醫生身份來華並準備效力宮廷的西洋醫生。

澳門的耶穌會神父們得知閔明我神父派遣了一位傳教士醫生，儘管他們對閔明我的這一舉動表示讚賞，但是沒人敢允許這位醫生進入中國，尤其不敢批准他進入中國宮廷。他們對派遣醫生進京的利弊做了仔細的分析。有利的方面是，可以取悅康熙皇帝，從而為傳教事業帶來好處。醫生到宮廷後可以給皇帝講解西醫知識和歐洲的處方方式，以便滿足康熙皇帝的求知欲。如果不把盧依道派去，則這樣的機會就將被法國傳教士和其他修會的傳教士抓住，葡萄牙保教權下的傳教事業將受到影響。但派遣盧依道進京也可能產生不良後果，因為儘管他是一個很小心謹慎的人，但為人治病並非一件可以穩操勝券的事。若皇帝生病，一旦治不好，或者皇帝病死了，即使並非治療之錯，也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可見，澳門方面對向宮廷派遣醫生一事，進行了多方面的考慮，並且因為此事或可關係到天主教在華傳播的前途以及西洋人在澳門的地位，所以澳門方面採取了保守的措施，他們決定隱瞞歐洲醫生已到澳門的消息。

這樣1691年10月15日羅曆山主教返京時，祇與前來迎接閔明我的葡萄牙傳教士蘇霖（José Soares, 1656-1736）和李國正（Manuel Osório, 1663-1710）二神父返回。他們一到北京，皇上馬上問蘇霖神父，是否有醫生一起來京。當得知沒有時，皇上很惱怒，對蘇霖說：“我已經見過你了，你沒有必要來此。”這使蘇霖倍感痛苦，便解釋說，已經有一個醫生抵達澳門，但他尚是初學者，按照慣例要在澳門見習一段時間；況且他初來不久，需要學習這裡的規矩和習慣後才可前來効力。

起初康熙對蘇霖的回答表示滿意，但幾天後仍要求馬上把這位西洋醫生帶到北京。在京神父們也

逐漸看到，法國神父已經開始把握住了這個機會，為皇上講解西醫知識、翻譯醫學著作和給康熙配製西藥。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時任中國副省會長的葡萄牙神父徐日昇便給澳門寫信，命盧依道即刻來京效力。當時康熙帝對西洋放血療法很感興趣，儘管那時他已經對該療法有了一些瞭解，但仍希望宮中能有一名放血師。為了滿足康熙帝這一要求，澳門方面決定，派遣在歐洲人中長大的中國醫生若奧·巴蒂斯塔·利馬（João Baptista Lima，關於此人的考證詳見下一節）與盧依道一同進京。他們於1692年3月12日出發，在廣州期間在方濟各會伊大任主教的主持下領受神父神品；隨後由廣東官員派遣差官伴送入京，一路費用均由官出，同年6月12日抵達北京。康熙聽到醫生一行已經上路，非常高興，派遣兩位官員分道前往南京、南昌府遠迎。

盧依道神父帶着利馬醫生到達北京後，康熙帝馬上對他們的醫術進行了考察。他們被康熙帝召見入宮，讓他們為他把脈，並詢問了自己曾患過的一些病症的病因和治療方法。次日再次召他們入宮，讓他們將前一天所回答的情況寫下來，然後與法國神父們所做的診斷相對照。為了進一步瞭解盧依道的醫術，康熙帝命他為一名患有子宮疾病的婦女治療；神父成功地將其治癒。這次治療為他贏得了皇上和宮中大員的讚譽，甚至將他的醫術誇大，說他祇給病人切切脈，病人馬上就康復了。利馬醫生給患潰瘍、瘰癧和其他重病的人治療，也獲得了同樣的名譽。康熙曾規定，未經允許，他們不能治療其他任何人。儘管如此，慕名前來求醫的人使北京學院門庭若市，其中不乏王公貴族。他們曾為康熙第九子治好腮腺炎，這使他們更加受寵。當時九皇子的腮腺炎已經非常嚴重了，膿腫達到了耳旁。宮廷中所有內科、外科醫生都不敢施治。利馬建議用燒紅的鐵器將膿腫刺破，這樣的治療方式使宮中所有人都不寒而慄，皇子更是無膽接受這樣的治療。最後因為病情嚴重惡化而又無人能治，康熙不得不把他交給利馬，並由盧神父協助治療。利馬給皇子做完手術後，回到學院。深夜有人來叫他們急赴宮內，因為皇子不省人事了。皇太子嚴厲訓斥了兩位

西洋醫生，尤其是利馬，說他“沒有履行職責，直到現在為止所進行的治療都沒有甚麼價值”。但是經過盧神父的診斷，皇子並無大礙，祇是受驚過度而已。不久，皇子果然痊癒了。從此康熙皇帝對利馬非常尊敬，並讓他給一些高級官員治療疑難病症，甚至他本人的病，如腰痛等。

康熙很器重利馬，曾殺了一頭老虎並將虎爪賜給他。在宮廷中，利馬的醫術顯示出他是一名合格的醫生。北京的耶穌會士評價道：“他有長期的行醫經驗，有很多好的藥方，能妙手回春；他處事泰然自若，從不畏懼任何疑難雜症。”盧依道和利馬在北京出名後，不僅很多中國官員前來求醫，就連耶穌會士郭天爵（Francisco Simões）也專程前來找他們治病，只是他的老毛病並沒有被治好。<sup>(8)</sup>

但是盧依道神父此後的幾次治療效果都不盡如人意。一次，皇帝的一個堂兄弟病了，他馬上命盧神父前往治療。神父給他服了一劑發汗藥，到了早晨病情已經有了好轉。然而，皇上的叔叔祇相信中醫，雖然對皇上派來西洋醫生很感激，卻不想將兒子交給他治療。幾天後，患者病情再度惡化，皇上又讓盧神父治。盧神父建議病人服一劑灌腸劑，但他的父親仍然拒絕這樣的療法。患者的病進一步惡化，發燒很厲害，開始說胡話了。盧神父和利馬醫生再次受皇上之命為患者治療，但他們認為為時已晚了。盧神父採取放血療法，但並沒能挽救其生命。病人在瘀斑或傷寒丘疹褪去後死了。此事之後，流言四起，有說是歐洲醫生的藥把人治死了。幾個月後，皇上又命盧神父為他的一位親戚治病，同時命另外兩名中醫生一起治療。這位貴族患者同樣傾向於服用中藥，十幾天後病故了。人們又開始紛紛議論，說是西醫把人治死的。但據盧神父自己說，病人根本沒有服用他的藥。如果病人按照他的方法進行治療，應該不會死的。不久後，康熙再次給盧神父機會，讓他治療一位患病已久的官員。盧神父給病人開了一些藥，然而並不見效。當皇帝派人詢問病情是否好轉時，這位官員說和以前一樣，並未見絲毫好轉。康熙於是命盧神父中止對該官員的治療，不准其繼續行醫。

盧依道將屢次治療不利歸因於中國人對醫學的錯誤觀念。盧依道在宮內多次接觸到了中醫。他根據對中醫的直觀瞭解，從處方、治療、醫事體制和醫生地位等方面抨擊了中醫。一次皇上命他去給一個王侯的太太治病，盧神父本不想從命，因為他知道已有多個中醫生給她治療過了。他認為這一情況是在中國行醫的一大困難，因為中國人對藥物十分迷信，又特別珍愛自己的健康，故不管甚麼藥，祇要被說成是有效的，都會服用，而不顧當天已經服用了其它藥物。事實上每一種藥物都有其特殊性，不同藥物間有可能是相互抵抗的。他瞭解到中國醫生將有效驗的藥方秘而不宣，並不是根據疾病而開方，而是根據銀子開方。對於熬製中藥的方式，他感到很科學；而西醫中常見療法，如服用瀉藥、放血療法等，中醫生一無所知。在中國，一些人昨天還是石匠，今天就有可能成為醫生。如果醫生治好了一些小病，便可得到很高的評價，其所使用的藥也被稱為神劑；而如果治療不好，無論以前治療過多少疑難病症，也會被說得一文不值。從總體上來說，中國醫生的地位是很低下的。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個西洋醫生，按照歐洲的方式，在中國是不敢給人治病的，尤其是不敢在北京給皇上治病。

應該說，盧依道的批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他在宮廷行醫的失敗也有他自身的原因。首先，盧依道的醫術並不高明。他於1678年學習醫學，但是當時並沒有獲得醫學學位。後來是因為受命前往中國宮廷行醫，才臨時補習醫學課程，在不足一年的時間裡便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所以他的這個學位的含金量是值得懷疑的。而且，他在實踐經驗上顯得嚴重不足；他沒有聽從閔明我的建議在果阿耶穌會醫院實習，而由於皇帝急於將其召入宮，所以他在澳門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實習他的醫術。其次，盧依道不懂中文和滿文，對中醫和中國文化、生活習慣認識不足，所以他在宮廷行醫過程中，工作方法上可能是欠缺的。中國人習慣於中醫的治療，對西醫的信任是有一個過程的。而對此，盧依道往往顯得沒有耐心。在這方面，中國醫生利馬比盧依道更能適應環境需要。

1693年6月，康熙皇帝突然患瘡疾。6月13日下午，盧依道神父被召入宮。皇上問他脈象如何，是否有危險；盧神父回答說脈象有些紊亂但暫時還沒有危險。當時所有的皇子都到齊了，情形非常緊張。康熙問盧神父是否有治療此病的好藥。盧神父回答說沒有卻病之藥，祇有一些恢復體力和精神的藥品。皇上對這樣的回答並不滿意，留下前來為他診治的其他人，而讓盧神父退下了。當時盧神父也知道金雞納治療瘡疾的神效，可惜他手頭沒有該藥，也不敢保證澳門就有。他沒有向皇上提及此藥，因為考慮到一旦提及，皇上肯定會立即命人去澳門要，倘若要來後因為藥材陳舊過期等原因，療效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則後果不堪設想。

盧依道的猶豫使法國傳教士把握住了機會。張誠和白晉獻上一種法國國王常發給貧苦患者的藥粉。康熙不顧中國醫生的反對而服用了一些，高燒當晚便退了許多，病情有了很大好轉。稍後由法國傳教士劉應（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和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帶來的一包金雞納徹底治好了康熙的瘡疾。洪若翰在1703年2月給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懺悔師拉雪茲（La Chaise, 1624-1709）神父的信中，詳細講述了此事的經過。<sup>(9)</sup>

康熙病癒後，對幾名曾阻止他服用西藥的御醫進行了嚴懲，將他們流放。而康熙皇帝最終也對盧依道失去了耐心。1693年7月8日，盧依道被遣返，第一位在京效力的傳教士醫生就這樣結束了其短暫的中國宮廷行醫經歷。<sup>(10)</sup> 盧依道於9月13日到達澳門，1694年前往交趾傳教，1700-1710年擔任該傳教區會長，1719年在交趾去世。<sup>(11)</sup> 離開中國後，盧依道專心傳教事業，再也沒有行醫。

盧依道的失敗並沒有如澳門耶穌會所擔心的那樣，給傳教事業帶來災難，康熙帝也並沒有因盧依道的失敗而改變招請西洋醫生的政策。利馬醫生決意離開宮廷後，康熙命即將南下的李國正神父從澳門再帶一名西洋醫生入宮，接替利馬。據1693年9月26日澳門議事會一份檔記載：

來自北京的大人們（Taiens）向本議事會傳旨說，中國皇帝命他們將席爾瓦（António da Silva）帶到宮中，以代替利馬（……）由於席爾瓦已經成家，他向本市提出儘量幫助他的妻子和孩子，以免他們生活無助。所有議事會成員一致同意在 Silva 服務宮廷期間，每月支付給他們3帕爾多（pardaus）。<sup>(12)</sup>

但該外科醫生在宮廷中的情況我們現在還一無所知。一直到了十五年後（1709），這個名字才又出現，這時他已成為一名澳門市政醫生（cirurgião do Partido da Cidade）。

在康熙朝的後三十年中，不斷有西洋醫生入宮效力，據我初步統計，這三十年中曾在北京宮中行醫的西洋醫生不下二十人。這些醫生中，有的是法國傳教士，著名的有樊繼訓、羅德先、安泰等；有的是屬於葡萄牙保教權下的傳教士醫生，如盧依道、意大利醫生鮑仲義修士、羅懷中修士、葡萄牙醫生魏哥兒等；還有的是外國使團醫生，如多羅（de Tournon）主教訪華使團的醫生布林蓋澤（Bourghése）等。到乾隆時期，經澳門前往宮廷効力的醫生以葡萄牙耶穌會士為主，如馬德昭、羅啟明、張舒等。除了部分法國傳教士以及少數俄羅斯醫生不是從澳門進入中國外，其他西洋醫生均從澳門進入中國宮廷。經澳門向北京宮廷輸送西洋醫生的這條線路，直到嘉慶朝才因為徹底的禁教政策而終止。關於盧依道以後的宮廷西洋醫生，本文從略。<sup>(13)</sup>

### 高竹——在歐洲人中長大的宮廷御醫

隨盧依道一起入宮行醫的利馬醫生，是一位由歐洲人撫養長大的中國人。他在北京取得了成功，但是盧依道的長篇遊記中並沒有記錄這位醫生的身世。從西文資料來看，利馬後來自己請求離開宮廷，以便回家照顧他的妻子。方濟各會士余天明（Ioannes Franciscus Nicolai da Leonissa）致西塞的信（1693年4月9日，南京）中說：“皇上命令洪若翰和劉應一起進宮廷的主要原因是，外科醫生利馬

向皇上陛下請求允許他返回澳門，儘管皇上在宮廷中已經賜給利馬住所，以便他可以和他的夫人一起住在宮中。皇上對利馬發了很大的脾氣，對徐日昇神父也非常生氣。幾天後，皇上便傳旨令洪若翰和劉應入宮。”<sup>(14)</sup>利馬醫生以回鄉探親為由請辭，但是康熙皇帝非常想挽留他，並賜給他一處住所，以滿足他與妻子團聚的願望。不過利馬去意已定，康熙無奈只好批准了他的請求。1693年7月，皇帝令索額圖和李國正神父南下，前往廣州等候從歐洲返回的閔明我神父。盧依道和利馬隨他們一同南還，9月13日到達澳門。此後康熙皇帝又曾傳旨利馬，希望他能夠重新回到北京效力，可見康熙對利馬的信賴程度。在方濟各會士余天明致閔當（C. Maigrot）的信（1695年9月26日，南京）中提到：“皇上下令，讓外科醫生利馬再次從澳門進宮服務。”<sup>(15)</sup>西文資料並沒有提到利馬是否遵旨進京，但是在方濟各會士葉尊孝（Basilio Brollo de Glemona）的一封信（1696年6月6日，南京）中提到，利馬醫生有一個箱子和其他物品存放在南昌府，並讓 Carlos Amiani 神父經過南京時轉交給南京主教。<sup>(16)</sup>表明利馬醫生可能並沒有遵旨入京，起碼沒有立即遵旨，而在1696年6月之前，曾在南昌府。

西文資料顯示，利馬醫生與方濟各會關係密切，可能是教徒，但肯定不是教士，因為他已結婚成家。根據一封北京耶穌會士的信件稱：“儘管利馬是中國人，但他是在歐洲人中長大的，在果阿、巴達維亞、暹羅及其他地方生活過。”利馬很可能是一名在傳教士資助下長大的孤兒。<sup>(17)</sup>但是這位學習西醫的中國人到底是誰？他的中文名叫甚麼？他有過甚麼樣的經歷？這些在目前所發現的西文資料中很難找到明確的說明。

20世紀初，陳垣先生曾根據新會那伏高氏族譜《高氏宗祖貴顯徙居捷錄》，寫過一篇文章，考證並表彰新會鄉賢高嘉淇。<sup>(18)</sup>陳援庵先生的這篇文章目前很少被學界提及。這裡將該文的主要內容轉述如下，以證明高嘉淇就是利馬。

高竹（1659-1733），字嘉淇，號廣瞻，新會沙堆那伏鄉南霞里人。父名日琮，字自珍，號娛石，

清廷贈敕正七品文林郎（文散官）。母湯氏。兄名聯福，字嘉汝。弟名松。清初，朝廷為了切斷沿海老百姓與臺灣鄭成功抗清復明隊伍的聯繫，於1656年（清順治十三年）頒佈了“禁海令”，凡距海50里內的居民全部遷走，界外的房屋什物一律燒毀，田地不准耕種，漁船商舸不准出海，凡越出界外者立斬。高竹四歲那年，即1662年（康熙元年）二月，移界詔令到了廣東，限令東起饒平，西迄欽州沿海50里的居民內徙，並命大臣科爾昆、介山到廣東巡視、督遷。新會瀕海之將軍山至崖門口為起點，縱深入至荷塘與香山縣的古鎮為界外，被劃分界外的村莊包括今之古井、沙堆、睦洲、九子沙、麻園等大部分地區。高竹的家鄉那伏在遷移之列，他的父母便攜帶着他們兄弟遷至會城，在東門內的親戚處寄居一年，後建帝臨堂定居。高竹七歲那年，父母帶着其兄弟遷往番禺亞胡村做工以維持生活，高竹則留在古勞（鶴山）與親房牧牛。兩年後，父母見他體弱多病，也接往亞胡村隨父母生活。1668年（康熙七年），遷民結黨造反，巡撫王來任向朝廷上疏，御史楊雍建曾一日上九疏，有“直聲震朝野”之譽，王來任又力請他上朝陳奏：讓遷民回鄉復業。朝廷欽准，撤銷中路巡海大人，復設中路水師總兵於新會，遷民遂得回鄉復業。

高竹一家回到那伏鄉重建家園，卻又遭土匪麥亞保洗劫那伏鄉，把高竹的父母和村民一百六十多人擄至黃梁都山巢，然後賣給澳門西洋人，西洋人不買者便殺之，高竹之父日琮被殺，母贖歸，高竹則逃離家鄉，流落在澳門街頭。那年，他祇有十歲。有一天，過路的馬車掉了一個箱子，剛好被高竹拾到，並追還給失主。失主是位西洋人，他見這孩子誠實可愛，詢問其身世。高竹向那西洋人訴說了自己的苦難。那西洋人同情他，便帶他到暹羅去，與自己共同生活。高竹在泰國一住就是十六年，這期間，他潛心學習西洋文化和西醫醫術，終於成為一名醫生和天主教徒。

1680年，天主教方濟各會任命伊氏為在中國的陸方濟主教之輔理主教，葉氏、余氏為教士。1683年他們來華前，曾在泰國居留了一年才來中國，高

竹在泰國結識了伊氏等人，並隨他們抵達廣州。不久，高竹便回家鄉新會那伏鄉探親，他料不到母親從土匪那裡贖回之後，又被歹徒害死。他悲痛欲絕，抱着門前的老龍眼樹痛哭。1684年10月29日，陸方濟主教病逝，華南代牧區之權，交給伊氏。高竹接訊，在家鄉與兄弟相聚一段時間後，復出廣州，並隨伊氏、葉氏往江南、浙江、湖廣、廣西等地從事傳教活動。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他回到新會，在會城豬糠巷定居，開設醫館，對平民施醫藥、治疾病，採用西法，名傳遐邇，事聞於省城。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他到了而立之年，於是娶沙崗林氏女為妻。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安多奉命到廣東迎接閔明我出使歸國，並尋找精通天曆的西人到京。安多打聽到高竹精於醫學和西洋學問，便帶高竹回京，入朝養心殿，晉見康熙皇帝，授欽天監天文學候選博士。他先在順天門居住，後遷東華門外乾魚胡同近朝房居住，便於每日入大內診病。不久，擢陞為養心殿御醫。高竹在朝效勞近二年，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四月），朝廷欽准高竹回鄉省親。他回到會城後不久，在濠橋街上街建屋居住，在金紫街開辦“地利劑”教會。這“地利劑”是天主教傳入新會之始。當時大學士拉實送有題為“譽騰中外”及海關大員送有題為“品草皇家”的匾額，都懸掛於居室。此後，朝廷屢召高竹上京，他不願從命，就多次求省督撫和海關各大人為其上奏，後獲准在鄉終養。康熙五十一年（1712）御賜“天臺碩彥”四字，誥欽天監博士，留任養心殿御醫。高竹在會城所創建的天主教堂，雍正年間奉詔毀除，改為古岡義學，後又改為邑城公立學堂。

高竹在新會當地被稱為“高老番”。粵俗以外國為“番”，當地人以為高竹久處外洋，又習西醫，故稱此名。高竹曾為康熙的太后治療乳瘡，獲賜“金特”，令其以圈官荒之地為食邑；高氏性高潔，不忍以金特圈民地，而將其置於高崗。長期以來，鄉人以其地屬高氏，不敢上崗砍柴。據鄉人稱高竹墳上立有十字架，高氏祠堂供有寶石，相傳即當年用以治癒太后乳癌的藥物，高氏子孫視為寶物。陳援

庵先生認為這祇不過是一種硫酸銅礦物而已。由於說是為太后治療乳瘡，語屬不雅，所以對他的事蹟文獻上缺少記載。應陳援庵先生所請，鄉人還將高竹的遺像寄給他看，由像上說明得知高竹的字為嘉淇及任養心殿御醫。陳援庵先生認為，高氏“為吾國人習西洋醫術者之祖也”。

將陳援庵先生的研究與前引西文資料相對比，可以斷定利馬即是新會高竹。將高竹從泰國帶回澳門的伊氏、葉氏、余氏，分別是受羅馬教廷傳信部派遣於1684年入華的方濟各會士伊大任（Bernardino della Chiesa）、葉尊孝和余天明。從他們在南京寫的信可以看出，他們到中國後仍一致與高竹保持聯絡。中文資料詳細記載了高竹身世、其行醫傳教經歷，以及所受皇帝的恩惠。西文資料則比較詳細地記載了他在宮廷中的治療案例，以及其與方濟各會、耶穌會之間的關係。西文資料表明，高竹除了在新會行醫外，也在澳門行醫，服務於澳門議事會，並且為議事會所派遣入宮。那麼高竹到底為何辭去宮中優厚的職位而返回鄉里？據一位北京耶穌會士說，高竹很愛私利，“重銀子而不重好評和榮譽。他發現在宮廷中行醫雖然所見到的都是大人物，但並不能賺大錢。”<sup>(19)</sup>這一推測不合道理，若想賺大錢，沒有比在宮中行醫更容易達到目的的了。耶穌會士的這一評價似乎有詆毀之嫌，這時高竹可能與宮廷耶穌會士們之間的關係變壞。其執意離開宮廷很可能與方濟各會的安排有關。方濟各會傳教士絕少有在宮廷中效力者，他們奉行的是一條下層傳教路線。而在下層百姓中傳教，方濟各會更需要高竹這樣的掌握醫學知識的本國教徒。

中西文資料均記載高竹在暹羅學習西醫知識。早在1511年，葡萄牙人就到達了暹羅，不久便有多明我會傳教士從麻六甲前往那裡傳教。1626年，首批耶穌會士到達那裡。西方人在暹羅也開辦了醫療機構，開展行醫傳教事業。1676年，一位耶穌會士醫生在暹羅獲得政府認可，在國王建立的醫院中行醫，成為首位獲得認可的歐洲醫生。<sup>(20)</sup>高竹在暹羅期間或許與這位耶穌會士有聯繫。尚有一事不明，即高竹在澳門遇到的教士是誰？是誰將他帶到暹羅

的？這些問題恐怕要進一步發掘西文史料才能得到答案。無論如何，陳援庵先生的結論是毋庸置疑的，高竹是中國人學習西洋醫學的先驅，而他得以與西醫結緣，是與澳門分不開的。

### 經澳門向中國宮廷輸送的藥物

在西醫經澳門傳入宮廷的這條途徑上，不僅向宮廷輸送西洋醫生，而且也長期向宮廷供應西藥。康熙皇帝對西醫西藥甚感興趣，曾命法國耶穌會士白晉和張誠在宮中建立一個炮製西藥的作坊。康熙也經常就一些西藥的藥性、何病該用何藥醫治等問題，詢問宮中的西洋傳教士。一旦他發現宮中缺少甚麼西藥，便會派人到廣東澳門尋找。澳門是當時中國與西方文化接觸最為密切的地方，無論西方的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明，幾乎總是先傳到澳門。而皇帝命人到澳門尋找珍奇之物已經成為一種慣例。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廣東巡撫范時崇等奏報差人前往澳門尋藥西洋人送到格爾墨斯藥折〉載：

康熙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臣家人回筆，齎到武英殿監造員外郎張常住傳旨與廣東督撫，奉旨：著尋西洋格而（爾，下同）墨斯，著實要緊，得了急速臺報上送來。再，著西洋人寫信，臺報上帶去與廣東眾西洋人，有格而墨斯，著臺報上送來，如無，將阿爾格而墨斯速速送來。欽此。外，又藥樣壹包，張常住付來與廣東西洋人字壹封，臣隨即星夜差人前往廣城、澳門尋覓，併投發到書字。今據西洋人送到，上寫格而墨斯子壹包，錫盒第壹盒，格而墨斯藥壹件，磁碗貯第貳盒，格而墨斯藥壹件，錫小花盒貳盒樣，壹件小磁杯，格而墨斯製成的藥，第壹盒樣壹件；又格爾墨斯子壹封。<sup>(21)</sup>

格爾墨斯葡文 *quermes*，意為胭脂蟲，是一種生活在櫟樹上的色如紅胭脂的小蟲。阿爾格爾墨斯葡文為 *alquermes*，意為胭脂紅酒，即用胭脂蟲泡製的一種糖漿藥劑。在澳門聖保祿藥房秘方中，第

二個秘方是一種退燒藥水，主要由四種藥物配製而成，包括苦苣水、野生菊苣水、底也迦（*triaga*）以及胭脂紅酒。<sup>(22)</sup>這說明澳門聖保祿學院藥房有這種藥物，而西洋人送到的格爾墨斯很可能就是從澳門聖保祿學院而來。胭脂紅酒對心臟有好處，據說能夠治療心悸。1707年7月前後，康熙皇帝因為立太子的問題而心煩意亂，極度憂鬱，還併發了嚴重的心悸症。法國傳教士羅德先配製胭脂紅酒讓皇帝服用，止住了最令他心神不安的心悸症。<sup>(23)</sup>考慮到康熙皇帝命人火速尋找格爾墨斯藥是在他服用羅德先配製的胭脂紅酒後不久，則這次尋藥很可能仍與他的心悸症有關。後來，康熙皇帝派人到整個韃靼地區及中國各省尋找胭脂蟲櫟樹，試圖用本國所產的胭脂蟲配製胭脂紅酒，但經過一番努力，最終還是沒能在中國境內找到胭脂蟲櫟樹。<sup>(24)</sup>皇上所需要的胭脂紅酒祇能從澳門獲取，而康熙所需要的西藥遠遠不止胭脂紅酒，還包括很多其它藥物。

羅德先用胭脂紅酒止住了康熙的心悸症後，隨之建議他服用產自加那利群島的葡萄酒。適量飲用紅葡萄酒是有利於心臟健康的，這一點已經為現代醫學所證明。康熙皇帝接受了傳教士的建議，開始長期飲用葡萄酒，而葡萄酒的主要來源是澳門和廣州的西洋人。宮廷曾密令廣東和江西總督驗收歐洲人帶給他們的供皇帝使用的酒和其他物品，並立即送往宮廷——祇要所送物品上有歐洲人的封印即可。<sup>(25)</sup>通過這個途徑，皇帝所需要的葡萄酒可以源源不斷地得到供應。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皇上傳旨兩廣總督趙弘燦：“以後凡本處西洋人所進皇上物件，並啟奏的書字，即速著妥當家人雇包程騾子星夜送來，不可誤時刻。”趙弘燦接旨後，馬上將旨意傳達給澳門西洋理事官委黎多（*Procurador do Senado*）等，以及廣州各天主堂西洋人。該年5月，便有穆德我等交到酒一箱、洋煙一箱，又有西洋人畢登庸交到酒一箱，景明亮交到酒一箱，藥一瓶。趙弘燦差家人將這些禮物原封不動，星速恭進。<sup>(26)</sup>廣東地方官為完成皇上交給的尋找西藥的任務，也曾請方濟各會安哆呢修士幫忙；安哆呢所配製的藥品可能也到達過北京宮廷。<sup>(27)</sup>

對於皇帝尋找西藥的旨令，澳門和廣東的西洋人當然不敢怠慢，而且這是他們討好宮廷的良機。即使皇上沒有特意降旨尋找西藥，這些西洋人也經常主動奉獻西洋藥物，以取悅於中國皇帝。1714年，為了慶祝康熙六十大壽，澳門議事會不僅燃放禮炮，還準備了豐厚的進貢禮品；在北京耶穌會士的示意下，聖保祿學院也不甘落後，同樣備齊禮品。這些禮品中，各種西洋藥物佔很大部分，用葡萄牙學者索亞雷斯的話說，“簡直可以配備一個小型藥房了”<sup>(28)</sup>。根據進貢的禮單，這些藥物包括治療燒傷的藥片一盒，煙草二盒共十二瓶，上乘歐洲酒六箱，每箱十二瓶，保心石兩份共十二盎司，上乘彌撒用酒六箱，每箱十二瓶，金雞納二阿拉忒爾 (arratel)<sup>(29)</sup> 半，底野迦解毒劑 (teriaga magna otomana) 二阿拉忒爾，還有各種吐根、阿魏、樹脂等製劑及各種藥膏、糖漿等。<sup>(30)</sup>當時在北京的紀理安 (Kilian Stumpf, 1655-1720) 神甫和蘇霖神甫在1715年2月14日的回信中稱，皇帝“在看了賀信和禮單後，馬上表現出了滿意，當場便稱讚了底野迦、保心石、葡萄酒和煙草等的神奇效果。因此，對你們的正確挑選，我們表示祝賀。我們也以上帝的名義希望，這些禮物不但作為對過去所受恩惠的感謝，也可以為未來帶來好處”。<sup>(31)</sup>1719年2月，澳門議事會委黎多向北京進貢“土物十六件”，其中藥物有水安息香共二十個，保心石大小共二十個。兩廣總督楊琳在奏摺中還特為澳門葡人美言：“查澳門居住夷人，感戴皇恩，每遇歲時萬壽，頌經禮拜，共祝聖壽無疆。今備具土物，呈請奴才代進，乃遠人一片誠敬實心。”<sup>(32)</sup>可見進貢藥品的確達到了紀理安和蘇霖二神父所期望的目的。

在清宮武英殿有一間專門貯西洋藥物的“露房”，據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一載：

武英殿有露房，即殿之東梢間，蓋舊貯西洋藥物及花露之所。甲戌（1814）夏，查檢此房，瓶貯甚夥，皆丁香、豆蔻、肉桂油等類。油已成膏，匙匕取之不動。又有狗寶、鱉寶、蜘蛛寶、獅子寶、蛇牙、蛇精等物。其蜘蛛寶黑如藥丸，

巨若小核桃，其蛛當不細矣。又有曰“德力雅噶”者，形如藥膏。曰“噶中得”者，製成小花果，如普洱小茶糕。監造列單，交造辦處進呈，上分賜諸臣，餘交造辦處。舊傳西洋堂歸武英殿管理，故所存多西洋之藥。此次交造辦處而露房遂空，舊檔冊悉焚。於是露房之稱始改矣。<sup>(33)</sup>

據清姚衡《寒秀草堂筆記》卷三載，其父戶部侍郎姚文田獲賜藥物達一百二十二種，其中“德里雅噶一百六十斤十五兩三錢，二瓷瓶，二玻璃瓶，四十三錫盒，治惡毒冷氣、腹內掙痛、脾胃虛弱”<sup>(34)</sup>，足見清宮儲藏西洋藥物之多。嘉慶朝驅逐宮廷西洋醫生，貯藏西藥的露房也沒倖免，連舊檔冊也遭焚燬，使我們難睹其貌。康熙六十一年（1722）對露房的隸屬關係做了調整，始歸武英殿管理，增設建造一人，筆帖式二人。<sup>(35)</sup>此露房蓋始設於康熙時期，白晉、張誠負責的炮製西藥的作坊應是露房大量藥品的來源之一。而長期以來，來自澳門的西藥也應佔其中相當一部分。這間露房中所發現的大量陳年西藥，是澳門向北京宮廷輸送西醫的線路的物證。

鑒於中國宮廷對西藥的需求，不僅在澳門和廣州的西洋人經常進貢藥物，而且清前期歐洲來華使節<sup>(36)</sup>所攜帶的禮品中也大都有藥物。如據《清會典事例》卷五〇三載，康熙九年（1670）西洋國（葡萄牙）國王阿豐肅遣使入貢方物，其中有伽枌香、象牙、犀角乳香、蘇合油、丁香、金銀乳香、花露等藥物；據和坤《大清一統志》卷四二三載，雍正三年（1725）西洋（教皇本篤十三）遣使貢土產，內有厚福水、巴爾撒嗎油、阿噶達片、鼻煙等藥物。雍正五年（1727）葡萄牙國王若望遣使麥德樂等進方物，內有藥露五十瓶、鼻煙、葛巴依瓦油、聖多默巴爾撒木油、璧露巴爾撒木油、伯肋西里巴爾撒木油等藥物；乾隆十七年葡萄牙國王若瑟遣使巴哲格來華，所進貢物中有巴爾撒木油、鼻煙等物。<sup>(37)</sup>這些藥物多以液體製劑以及油、膏狀藥物為主，其中大多數很可能是在澳門採辦的。例如其中的巴爾撒木（嗎）油，葡萄牙文為 balsamo，意為止痛膏、鎮痛劑，這種藥物在聖保祿學院藥房秘方中十分常

見。而阿噶達片很可能就是聖保祿學院秘方中的 *pirolas contra a gotta*，即治療痛風的藥片。

每一次歐洲使節訪華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這些藥物的入華也便有了特殊的歷史意義。其中多數藥物，如藥露、鼻煙等，在中國藥學史上也留有其痕跡。<sup>(38)</sup>此處僅着重探討一個較為特殊的例子。

明清鼎革未久，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在海上建立了一支強大軍隊，以對抗清軍。為了徹底肅清鄭成功的海上威脅，清康熙初年頒佈了禁海令，強制沿海居民內遷50里，並停止所有海運和對外貿易，違者死罪。澳門中外居民均在被遷之列。這一命令無疑置澳門於死地。湯若望神甫在北京宮廷為澳門說情，澳門居民免遭被遷，但仍禁止葡萄牙人通航貿易。<sup>(39)</sup>再加上英國、荷蘭等新教國家商業勢力的競爭，中國官方累年的盤剝，澳門一度陷入了極度的困境之中。在這種情況下，葡印總督受澳門議事會之請，以葡王的名義派遣瑪訥撒爾達聶（Manuel de Saldanha）為大使，於康熙九年（1670）出使中國。此次出使給澳門帶來了一些轉機，葡萄牙國王阿豐肅因此於1674年再次遣使來華致謝。該使節為本篤（Bento Pereira），康熙十七年（1678）到達北京，向康熙獻非洲獅子一頭。《聖祖康熙實錄》卷七六載：“（康熙十七年八月己巳）西洋國主阿豐素遣陪臣本多·白壘拉進表，貢獅子。表曰：謹奏請大清皇帝萬安，前次所遣使臣瑪訥撒爾達聶，叨蒙皇帝德意鴻恩，同去之員，俱沾柔遠之恩，聞之不勝歡忭，時時感激隆眷，仰瞻巍巍大清國寵光。因諭，凡在東洋所屬，永懷尊敬大清國之心，祝萬壽無疆，俾諸國永遠沾恩，等日月之無窮。今特遣本多·白壘拉齋獻獅子。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七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奏。”<sup>(40)</sup>

獅子雖在東漢時代便由西域人入貢中國<sup>(41)</sup>，但畢竟非中邦所產，所以當看到西洋所貢獅子時，國人仍充滿了好奇心；文人騷客也紛紛吟詩作詞，除稱奇之外，當然不忘讚揚朝廷懷遠之意。<sup>(42)</sup>為使中國人瞭解異域猛獸獅子，意大利耶穌會士利類思（Ludovico Buglio, 1606-1682）撰《獅子說》<sup>(43)</sup>，1678年刊於北京。與同為利類思所著之《進呈鷹論》

一起，是此時期僅有的兩部西洋動物學專著。據方豪說，二書皆譯自亞特洛望地（Aldrovandi, 1522-1607）《生物學》。<sup>(44)</sup>《獅子說》有“獅體治病”一節，述獅子各個部位的藥用價值，幾乎認為獅子渾身是寶，無一棄物。其文云：

#### 獅體治病

獅生能力如此之異，獅死亦有異常之用。血、肉、油、五臟、筋骨、皮革等項，名醫取之以治病。

獅血塗身，百獸不敢殘害。獅油擦體，百獸聞之遠遁；傳其患處，能止諸痛；灌於耳，亦止耳痛。獅肉食之，能去昏迷妖怪。食獅腦其人即瘋。獅皮作履穿之，足趾不疼；作褥子坐之，無血漏之病；製造膏藥，入獅乾糞，能脫除疤痕。獅齒於小孩未生牙前，及脫牙將生之候，懸掛胸肘間，一生牙齒不疼。食獅心，與別肉伴食，其人一生無瘡疾。食獅膽，立時便死。將膽調水擦眼，眼即光明。<sup>(45)</sup>

這頭非洲獅子經過長途跋涉到達北京，沒多久就死了。康熙可能通過《獅子說》瞭解到了獅子身體各部位的藥物價值，便詢問南懷仁，是否可將獅子身體能入藥的部位取下後再入葬。康熙的這一想法是否付諸實踐我們不得而知，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國皇帝對域外珍藥的興趣之濃厚。

在《獅子說》之前，李時珍《本草綱目》記獅體入藥者僅獅屎一項，云：“服之，破宿血，殺百蟲。燒之，去鬼氣。”<sup>(46)</sup>成書於《獅子說》之後的《本草綱目拾遺》博采諸家，也僅記獅子油、血、糞三條，除云獅糞“治一切腿足下部惡瘡，年久不愈者，塗之即痂而落”<sup>(47)</sup>略似利類思之說外，看不出受《獅子說》的影響。但不管怎麼說，這頭非洲獅子不僅代表了居澳葡人對於免遷內陸的感激之情，而且通過利類思的介紹，獅子身體各部位的藥用價值也被介紹到了中國。

通過以上闡述可以看出，澳門西洋人為了博得中國皇帝的好感，乃是儘量滿足皇帝的各種需求；

而此時康熙皇帝對西醫西藥的興趣成就了清前期西醫入華的一個高潮。澳門西洋人通過派送醫生和進貢藥物，的確贏得了皇帝的好感，為西洋人在澳門的地位穩定發揮了一定作用。由此也可看出，文化交流有時是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

### 【註】

- (1) 《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5年，頁267。
- (2) 《聖祖仁皇帝實錄》，頁277、285。
- (3) 轉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602。
- (4) 羅馬耶穌會檔案館：Jap./-Sin.145, pp. 82-84.
- (5) 南懷仁：《吸毒石原由用法》，法國國家圖書館有藏，該圖書館還藏有一份滿文本，與漢文本內容幾乎完全一樣，參見 L. Talpe, The Manchu-text of the Hsi-Tu-Shih (吸毒石) or Lapis Serpentinus, in *Orientalia Lovaniensia Periodica*, 22/1991, pp. 215-234. 關於“吸毒石”及其在中國的傳播，參見 U. Libbrecht, Introduction of the Lapis Serpentinus into China, a Study of the Hsi-Tu-Shih of F. Verbiest, S.J., in *Orientalia Lovaniensia Periodica*, 10/1982, pp. 209-232. 該文後附有南懷仁《吸毒石原由用法》及其他介紹吸毒石的文獻三種。
- (6) 羅馬耶穌會檔案館：Jap./-Sin.145, p. 83.
- (7) Biblioteca da Ajuda (BA), *Jesuitas na Ásia* (JA), cód-v-22, fl. 127a.
- (8)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Lisbo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1950, pp. 47-48.
- (9) [法]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一卷，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頁288-291。
- (10) 本節有關盧依道宮廷行醫的內容，除注明外，均引自他自己的一份遊記的手稿。Isidoro Lucci, *Relaçam do sucesso, que teve na China, e Corte de Pekim, da vinda do Medico Europeo, e hum Cirurgião*, BA, Cód. 49-v-22, fl. 125 e seguintes.
- (11) [法]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390-391。
- (12) 轉引自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4.
- (13) 詳見本人博士論文《西洋傳教士在華早期行醫事蹟考述》，中山大學歷史系專門史專業，2004年，頁69-82。
- (14) D. Fr. Ioannes Franciscus Nicolai, “Epistola ad D. Lud. de Cicé”, Nankini 9 Aprilis 1693. In *Sinica Franciscana* (S. F.), Vol. VI, pp. 81-82.
- (15) D. Fr. Ioannes Franciscus Nicolai, “Epistola ad D. Revmun C. Maigrot”, Nankini, 26 Septembris 1695. In S. F., Vol. VI, p. 179.
- (16) P. Fr. Basilius Brollo, “Epistola ad D. Art. de Lionne”, Nankini 6 Iunii 1696. In S. F., Vol. VI, pp. 1026-1027.
- (17)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46.
- (18) 陳垣：《高嘉禧傳》，載《光華醫士衛生雜誌》第二期，1910年9月。
- (19)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51.
- (20) Peregrino da Costa, *Medicin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Sião, Malucas, Japão, Cochichina, Beijing e Macau, Séculos XVI-XX*, Bastorá: Tipografia Rangel, 1948, pp. 15-16.
- (21)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一冊，頁85。
- (22) Ana Maria Amaro, *Introdução da Medicina Ocidental em Macau e as Receitas de Segredo da Botica do Colégio de São Paul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2, p. 19.
- (23) “耶穌會傳教士殷弘緒神父致印度和中國傳教區總巡閱使的信（1707年7月17日）”，《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二卷，頁35-37。
- (24) “巴多明神父致法蘭西科學院諸位先生的第二封信”，《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二卷，頁313。
- (25) “耶穌會傳教士殷弘緒神父致印度和中國傳教區總巡閱使的信（1707年7月17日）”，《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二卷，頁37。
- (26)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一冊，頁86。
- (27) Severiano, Alcobendas, “Religiosos Médicos de la Provincia de San Gregorio Magno de Filipinas”, in *AIA (Archivo Ibero-Americano)*, Tomo 37, 1934, pp. 81-82.
- (28)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175.
- (29) 古重量單位，合459克。
- (30) 此禮單寫於1714年11月18日，見BA: JA, Cód49-v-5, fl. 456. 轉引自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p. 172-174.
- (31)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 175.
- (32)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一冊，頁119。
- (33) [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21。
- (34) 引自李經緯主編：《中外醫學交流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96。
- (35) 關雪玲：〈康熙朝宮廷中的西洋醫事活動〉，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頁107。
- (36) 關於明清時期歐洲遣使入華，馮承鈞先生曾羅列一表，參見[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中華書局，1995年，頁512-514。
- (37) 引自《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五冊，頁530；第六冊，頁1。
- (38) 參見[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中的相關條目，香港：商務印書館，1977年。
- (39) 徐薩斯著，黃鴻鈞、李保平譯：《歷史上的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頁79。
- (40) 引自《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五冊，頁438。關於葡萄牙貢獅的研究，參見江澄河：〈澳門與康熙十七年葡萄牙貢獅〉，載蔡鴻生主編：《澳門史與中西交通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117-145。
- (41) 關於西域猛獸獅子在中国的命運及文化含義的演變，參見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下編之〈獅在華夏〉，中華書局，1998年，頁195-211。
- (42) 參見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卷下〈澳蕃篇〉所引王鴻緒《西洋國進獅子恭紀詩》、李澄中《獅子來歌》、毛奇齡《詔觀西洋國所進獅子因獲遍閱圈諸獸敬制長句紀事和高陽相公》。
- (43) 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chinois5444.
- (44)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岳麓書社，1987年，頁793-794。
- (45) 利類思：《獅子說》，頁7。
- (46) 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五十一獸部二獅條。
- (47) [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卷二“獸部”獅條，香港：商務印書館，1977年，頁443。